

## 春天 从冬天开始

■ 商艳燕

白菜很容易就开了花。从剥去了外皮仅剩几层菜叶的中心，一根直立的茎顶破菜叶的束缚，昂首向上生长起来。聚伞形花序，显然是为了保证每朵花都有足够宽敞的开放空间，于是花苞虽然密集生长，却又高低错落分布。同时，花苞萌发时段不同，花苞便有大有小，从而可以达到错时开放的目的。

我把剩下的白菜心立起来放到玻璃瓶口，底下并不灌满水，根部与水保持一段距离。这样是为了使没有生根的根部感觉到湿润的生存空间，又不致被水泡得烂根，同时也是为了激发它生根的斗志，以延续顶部顽强的生命力。这是我臆想出来的促生办法，不知道它能不能如我心意蓬勃生长。

但是北方冬天的屋子里温暖如春，人尚且不过只穿一件单衣，对于植物来说，是否春天真的来临，它也并不会介意了。就算是错觉又怎么样呢？生命里需要一些虚构的快乐。白菜心接受了我的明示，抽薹的速度加快。第二天，茎的顶端就开了十数朵小黄花。聚伞花的骨架如撑开的雨伞，昨天还是小小的一丛，今天都增加了长度，彼此相挨却并不拥挤地开放着。小花如梅，只有四瓣。青色的雌蕊低，立在中心，周边环境着四个黄色雄蕊。嗅之，有极淡的幽香。

我用手点它的花蕊，看指尖，淡黄的花粉已被我粘下。换了支细毛笔，将花朵依次碰触，算是为它们授粉，不知会生出什么结果。在屋子里，花朵的主人需承担蜜蜂的工作。然而，这些工作即使做得勤勤恳恳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并不需要亲自种白菜，也没地方收留它的后代。可我还是一次次在这样的琐事上花费一些时间，尽量让每一朵花都与亲切的大自然模仿对话。或许，这并不是花需要的，而是我自己本身渴望生命在时光中传递的故事。

主茎上，一层层新叶翻转卷曲，每片新叶与主茎间，各生出一枝支茎，上顶同样的聚伞花序。最上面的先开放，然后下面一层，再下一层，如此，茎干不断向上生长，下端不断侧生出新叶与伞花。随着新生层的增加，底部原本为茎提供水分的外层叶片逐渐失水、干枯，原来能够坐在瓶口的白菜头瘦下去，险些掉进水中。换了一个小口的瓶子，它暂且又坐住了。我注意到底部已钻出根须，如一缕洁白的羊毛。

白菜尽力地抽薹、开花，这是植物的本能，我不忍心令那些新生的渴望早早地被弃之敝展，便延续了它开花的梦。就算是一场梦吧，开小小的花，做小小的梦，体验短暂的温暖，这是许多厨房小菜头们最后的旅程。

是的，我一年年在冬天的蔬菜中发现这样的刺菜头，为它们安排一个瓶子、一个盆，一次次加水，让奋斗的渴望在冬天的屋中实现。葱、蒜、洋葱、红薯、土豆，它们各有各的梦想。蔬菜总是买多了，一不小心就发了芽。秋收冬藏，这是我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古老习惯。

冬天的时候，树木凋零，我在萧瑟的街道边、河边、公园走过，不断地停下脚步，观望不同的树木各异的枝干造型，怀念它们枝繁叶茂时的模样，在干净的冬天里喊出它们永恒的名字。然而我也注意到，云杉、刺柏、黄杨、小蘗、榉树、垂柳、白杨，以及很多我亲爱的树朋友的身上，在严寒的冬日里也并没有真正地进入沉睡。在它们各自不同的枝条顶端或者枝丫间，小小的新芽一直都在经受着严寒的考验。这些新芽虽然如此弱小而细微，却并不会在漫长的冬季里灭亡，而是一直坚强地蛰伏着，直到来年的春回大地、万物复苏。由此我便知道了，春天从来都不是等立春才启程，而是在冬天就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等待春之信使的轻声召唤。

冬天变得安静起来，出门减少，在家里阅读、整理、回顾、思考。欢乐的景象属于过去，也属于当下，以及未来。此时，正当像外面的树一样，收敛内心的焦虑，也当像一支白菜薹一样，坚持开自己的花。



晓  
滕

李海波  
摄

## 在年轮里点亮心灯

■ 陈津菁

“老师，我们回来了！”收到学生发来的微信消息时，我正在批阅试卷，点开消息，“老师，您放寒假了吗？我和语文科代表要回去看看您。”

时间的车辙路过2025，记忆开始倒带。那群熟悉的男孩女孩再次出现在我面前，褪去了校服的青涩，都有了大人模样。去年的一月，马上就要春节了，学生小沈写的春联“万事胜意贺新年，心想事成永平安”还贴在我的书房门前，今年他又带着新的对联来了。新的春天可不是又要到了吗？

翻开他们高考最后一百天的班级日志，那是草长莺飞的初夏——“顾少”写的是：“老师，我一定会好好学语文的！”“丁先生”写的是：“老师，厦门大学见。”“聂sir”写的是：“老师，等我回来给您带酱牛肉！”……翻阅着已经磨损的扉页，淡淡的墨痕里，藏着我们一起

走过的一整年。

要如何形容2025呢？是成人礼上，我们互相在卡纸上写的“高考加油”；是高考后，大家坐在咖啡厅里一页一页抄着志愿填报的笔记；是金秋十月，陆续收到他们上大学后寄来的明信片上字里行间的喜悦与挂念；是班级群里，新年的时候卡点接龙的祝福消息和烟花……

现在，我们重新坐在校园的花坛台阶边上，阳光暖暖地照着每个人的脸庞。我看着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天南海北的同学们的去向，科代表佳佳手里还握着一束百合花，清浅的芬芳在空气中漾开，和他们在一起的温暖的点点滴滴，让我平静的生活拥有了无数个春暖花开的瞬间。

课间锻炼的时候，班上的孩子来找我背课文，这群已经毕业的学生一个个自告奋勇

地要协助我检查学弟学妹们的《登泰山记》。冬天，傍晚的阳光微微泛着凉意，日色落在课本上的字字句句里，戴着2025级校卡的孩子轻轻诵读的声音，还有毕业生低低的提示音，将一年年的光阴重叠在了一起。

教育工作者的四季，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给花朵一个梦想，在夏天的时候看他们蓬勃生长，在秋天的时候看花朵都有了翅膀、变成蝴蝶，在冬天的时候，看他们一个个回到我的身旁。这一程，我们在年轮里刻下笑泪与期盼，也在彼此的心湖投下星光。纵然岁月推着我们走向不同的远方，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、抄过的笔记、许下的诺言，早已凝成不会熄灭的灯，在寒来暑往中为我们引路。于是每一次重逢，都是心灯与心灯的相认，是年轮与年轮的温柔相拥。

## 窗户是冬天的直播间

入冬后，我家那面朝南的窗户，就自动升级成了“冬日限定频道”的直播屏幕。这方镶嵌在墙上的透明画框，不必充电、无需订阅，却忠实地为我们全家转播着这个季节最真实、最生动的节目。窗玻璃上时常弥漫的水汽，像是直播间自带的柔光滤镜，为窗外的世界晕染开一层诗意的底色。

清晨，拉开窗帘，第一场直播已经开播了。霜花，这位匿名艺术家，正举着他的个人画展。蕨类植物般的羽状图案，羽毛似的轻柔纹路，还有那宛如神秘星际地图的构图，都在玻璃上悄然凝结。我常看见儿子趴在窗前，对着霜花哈气，然后用手指在上面画出小船和星星。他呼出的热气瞬间融化出一小片透明，随即又被新的冰晶覆盖。这大概是最原始的“弹幕互动”，天真地参与着这场转瞬即逝的艺术创作。

上午10点，阳光斜射进窗台，霜花画展在光线中渐渐隐去，街头纪录片准时上线。快

递小哥的电动车在楼下暂停，他一边核对订单，一边呵出团团白气，像忙碌的标点符号标注着冬日的节奏。对面水果店的老板娘掀开蒸笼，一团巨大的白色烟雾瞬间充满“镜头”，犹如一场微型风暴，在凛冽中宣告着最扎实的温暖。遛狗的老人在墙角停下，小狗绕着他转圈，每一步都在薄霜上留下梅花状的印记。

午后，一种悠长的寂静降临，直播恰如其分地进入了慢综艺时段。阳光移动的轨迹在窗台上缓慢爬行，灰尘在光柱里翩翩起舞。偶尔有麻雀落在窗台外沿，蓬松成一个褐色的毛球，歪着头朝屋内张望，仿佛在好奇这个“直播间”的观众反响如何。看着它们，我心里那点因寒冬而生的瑟缩，竟也恍若被这小小的生机，悄悄地抚平了。它们停留片刻，又扑棱棱飞走，成为这个冬日午后最灵动的花絮。

傍晚5点半，黄金档节目开播。天色渐暗，对面楼宇的窗户逐一亮起，争先恐后地开始了各自的直播。三楼那家的厨房里，人影晃

动，锅铲翻飞；五楼的客厅灯下，隐约能看见孩子在餐桌前写作业的侧影；而一楼的老人，正坐在摇椅上看电视，屏幕的蓝光映在窗上。每扇窗后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单元，它们共同连缀成一部名为《万家灯火》的温暖长篇。

还记得另一个冬日，一场小雪带来一场特别节目。窗外，一层薄薄的积雪覆盖着万物，细碎的雪花仍不时斜斜地飘洒。窗玻璃渐渐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，我用手擦出一小片清晰。楼下孩子的笑声被玻璃隔绝，但雪人歪戴的帽子、插着的树枝手臂，以及那双用纽扣做成的、不对称的眼睛，却将那份欢乐清晰地“直播”到了我的眼前。

我不禁想起，此刻的我，或许也正在某扇窗的“直播画面”里。可能正端着茶杯，在书架前驻足；或者只是静静站在窗边，望着外面的世界。透过一扇窗确认彼此的存在，在同一片天空下共享各自的生活，这大概就是寒冷季节里最温柔的一种连接方式。

## 女儿的“大奖”

早在考完试还没做学期总结的那两天，女儿就跟我说：“老妈，我可能会拿大奖。”

我哪里敢信，我家这丫头，平时成绩虽不算垫底，却也极少拿过高分，在我心里早被归入了“学渣”行列。但看她很自信，我又忍不住追问：“你怎么就知道自己能拿大奖？我看你得奖都难吧！”女儿歪着头，俏皮地回答：“我瞧见老师写的获奖名单，上面没我，那大奖肯定就有我一份！”我狂笑两声，“要是最后没你的呢？”“没有就没有呗！”她云淡风轻地说道，没有一丝愁绪或尴尬之情。

昨天，散学典礼结束，女儿一进家门，就乐呵呵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真的拿大奖了，‘温情小作家奖’！这是学校评的，可厉害啦！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迫不及待地往书包里翻找。还有这奖项？我满心疑惑地接过奖状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在这学期家长会‘致爸爸妈妈的一封信’活动中，你的文字满含童真与爱意，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父母的感恩与理解，温暖了整个教室。特授予你‘温情小作家’荣誉称号！”愿

这份温暖与爱，永远伴你成长。”

哦，原来是因为这个获奖呀！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回到那次家长会。女儿写给我的那封信里，字里行间都在“揭露”自己的“劣迹”，什么考试不及格，做事马马虎虎，可语言真诚又幽默。她不仅说了自己的问题，还列出了改善和改变的计划，甚至调侃英语差是遗传自我，让我自个儿心里有数。当时，我被这封信逗得忍俊不禁，还偷偷拍下来发给几个文友看，打趣道：“看我养的这‘学渣’娃，让各位见笑了。”和成绩相关的奖项，她一个没捞着，没想到在这“旁门左道”上“进了一球”，想来这大概是学校的鼓励政策吧。可女儿却不这么想，她喜滋滋的，脸上洋溢着自豪。我忍不住逗她：“呦，太了不起了，这下你可要骄傲上天咯！”“那当然！”她秒回，一点都不扭捏，才不会觉得“得意”是件很“羞耻”的事情。

女儿还在一旁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：“妈妈，果然是真实最打动人！你一直告诉我要写心里想的、眼睛看到的，不能瞎编，这份大奖

也有你的功劳呢。”“妈妈，我也要像老师和您一样，看好好多多书，我也觉得书本可有趣了。……”“对呀，多读书，以后你写作肯定会越来越棒，说不定还能当上真正的作家呢！”我笑着鼓励她。

“哈哈……”女儿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。听着她的笑声，看着她的笑颜，我心里一阵感动。平日里，我总是紧盯着她的成绩，仿佛只有成绩好才能证明一个人的优秀，却浑然不知，她这份自信乐观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，这才是我最该用心保护的。这份源自内心的力量，远比试卷上的分数更能支撑她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，成为她披荆斩棘的坚固铠甲。

我轻轻翻开她的期末综合评价表，老师给她的评语映入眼帘：热爱阅读，纪律观念强，乐观开朗，像小太阳一样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……原来，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种子，有着自己的生长节奏和绽放方式。作为家长，我们只需耐心浇灌，静静等待，终会迎来属于他们的灿烂花期。

## 最美好的 春联

■ 耿艳菊

去街上买年货的时候，看到一对母子，他们走在我的前面，母亲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袋子里装着一沓红纸。孩子手里拿着两支毛笔。他们笑着边走边聊，孩子明显非常开心，走两步就要跳一下。

从母子的聊天里，我知道了这孩子学了书法，今年春节家里的对联，他母亲不打算买现成的了，打算让孩子自己写，这样才有过年的样子。孩子为领到这个郑重的任务感到自豪，又有点担心，怕写不好辜负了母亲的心意。他母亲一直在笑着鼓励他。

热闹的街市，熙攘的人群，大家手里大包小袋提着各种各样的年货，唯有这对母子让我印象深刻，觉得特别且亲切。

特别之处在于，感受到普通人内心深处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依然有着深深的敬意。时代飞速发展，但那些美好的传统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依然留存着。其他的不说，单是春联这一项，就充分展示了浓郁的年味和传承，而年的那份喜气也都饱含在红红的春联里。

而今我们用毛笔写字的时候少了，春联也是制作精美的印刷品，家家户户过年，必然要买的年货就是春联。红红的春联不仅看着就喜气，而且春联上的每个字都蕴含了我们对新的一年期待和祝福，那是我们过日子的精神和盼头。

那些会写毛笔字的人呢，在喜迎新年的时候，就多了一份庄重和幸福。每个字都是自己一笔一画写在大红纸上的，写下的时候心情是虔诚激动的，当在新春佳节里看到贴在门扉上的春联是自己亲手写下的，那种心情才是最美妙的。

而这对母子令我倍感亲切之处，正在于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美妙的经历。

也是和这个男孩差不多大的年纪，十来岁的时候，那个寒假，父亲教我写毛笔字，要我好好练习，过年的春联要让我写。过年的春联一向都是父亲写的，我只是在旁边看着，偶尔帮父亲按着红纸。写春联的任务让我很是自豪，心里充满了期待，每每练习的时候，总是格外郑重认真。

盼啊盼，终于盼到了大年二十九的晚上，那是家里每年写春联的时候，因为第二天是大年三十，写好，晾干，就该贴春联了。吃完晚饭，父亲在堂屋的大方桌上展开一大张红纸，裁成大小相等的条幅，又细细地为每个字折好位置。他按着红纸的一角，亲切地对坐在对面的我说：“开始写吧。”

要写的春联内容早已练习了很多遍，我心里默念着——上联：春满人间百花吐艳，下联：福临小院四季常安，横批：欢度春节。明明很熟，可下笔写时，却怕自己写不好。尤其是弟弟妹妹，还有母亲，一家人站在旁边看着我，我莫名地有些紧张。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一直鼓励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落笔就写，竟然写得特别顺。很快，桌子上就摆满了我写的红红的春联。父亲又裁了一沓红纸，让我写了很多“春”字和“福”字。

第二天早上一起床，我就赶忙跟在父亲后面忙忙后贴我写的春联。一会儿，朴素的院子就换了模样，墙上、树上，到处贴着我写的字，喜气洋洋的，每个带着墨香的字都宛若一朵花般芬芳美好，盛开在我们的小院里。

现在想来，那字很是稚嫩，歪歪扭扭的，可是一家人都觉得好，父母也不怕亲戚朋友笑话，他们觉得过年的春联就是一分心情、一种美好的传承，孩子认真写了，让孩子获得特别的经历和郑重的认可，就是最美好的春联、最美好的祝福。



资料图片